

那年正月唱大戏

□高东安

刚解放那几年,乡下小戏班异常活跃。那时,我家四叔才20多岁,是村上小戏班里最年轻的一个顶台柱子,他主演的《铁匠斗恶霸》曾受到区政府的表彰,四叔也就是那个时候入的党。

那年正月唱乡戏,四叔正在后台喝水润嗓子,蓦然发现一个水灵灵的长辫子姑娘正往里面瞅,那火辣辣的目光盯得四叔脸通红,心咚咚直跳。戏唱完了,四叔的魂儿也悄然丢在戏台上。他天天鬼使神差地去祠堂东侧的老戏台转悠,有人问他丢了啥东西,他红着脸说不唱戏在家闲得慌,出来溜达溜达。

不久,四叔病倒了,家里人

以为他连日唱戏累的,并没在意。谁知过了正月十五,四叔的病情仍不见好转,脸焦黄,很少吃东西,天天昏睡。我奶奶慌了,要请神婆给四叔驱邪气,被前来探望的李区长挡住了。经奶奶再三逼问,四叔终于支支吾吾地说了实话——原来四叔得了相思病!到了正月二十,邻庄来请小戏班,这可急坏了班头和村长,缺了四叔,拿手好戏《四郎探母》就告吹。鬼晓得四叔听说后,一下子来了精神,“忽啦啦”扒下一大碗面条,病好了一大半。“嘿!神了。”恣得班头一拍大腿,和村长在我家喝了一斤多老烧酒。

小戏班刚到邻村那天,忽然来了个眉清目秀的姑娘,怯生生地恳求戏班收下她学戏,细问

问,原来这姑娘叫新月,年年正月里天天去我们庄看戏,是个十足的戏迷。班头大喜,一考她,乖乖!唱得好圆润,眉里眼里都是戏,戏班的人都惊呆了。这时,四叔从村外小树林里吊嗓子回来,进屋一瞧,脑袋“嗡”地一家伙!眼前这位姑娘正是朝思暮想、勾走自己魂儿的冤家。

四叔的病全好了。

就这样,四叔白天演戏,晚上和新月姑娘排练李区长亲自编写的《翻身小唱》。几天后,《翻身小唱》搬上了戏台,倾倒了满场老少爷们。刚落下幕,后台猝然闯进一个气呼呼的山羊胡老头,一把拽住新月姑娘就往外拖,四叔赶忙向前要问个明白,怎料被倔老头顺势抽了一耳光,殷红的血丝从四叔的嘴

角渗了出来……

第二天,李区长特意托人去新月家为四叔求亲。老头子说:“小伙子倒不赖,只是唱戏的轻薄,怕是以后过起日子来靠不住。”经媒人一再苦苦劝说,最后老头子提出个条件:以后不再抛头露面地唱啥子戏,死下心来和新月一个心眼下力过日子。

“放屁!他这是放狗臭屁!”四叔火了,两只眼睛都气红了。也是,啥条件四叔都能答应,唯有不让他唱戏就等于不让他活。

世上最美的一段姻缘夭折了。来年秋天,新月姑娘在家人死死逼迫下,嫁到了小镇一户人家。

四叔的戏越唱越老辣,唱到伤心处,往往失场真落泪。

“文革”期间,旧戏被扫进垃圾堆,人老心不老的四叔就挤进村宣传队里唱《三个老头学毛选》。学大寨那阵子,四叔还跑到会战工地满怀豪情地唱《当代愚公换新天》。村上人说四叔越老越疯了,四叔听后哈哈一笑:“鬼话!我神经正常嘛!”

春风秋月,岁月悠悠。如今,四叔已是80多岁的人了,依然曲不离口,模仿李玉刚清唱《贵妃醉酒》有板有眼,字正腔圆。去年,我陪伴四叔去小镇观看市老年戏友巡回演唱团演出,竟碰上了新月老太太,俩人对视片刻,眼里噙满泪水,尴尬地搭讪了几句后便匆匆离开……

或许,这是他们今生今世最后一次相见。如果有来世,俩人一定还会双双登上戏台。

记忆中的元宵节

□张绍发

流年从未停下过她的脚步,有太多的记忆可能会被尘封,而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记忆在多次被刷新之后,还是会越来越清晰。小时候数着指头盼过年,年在依依不舍中流走,总觉得玩要意犹未尽。好歹还有个续写年味的正月十五,闹元宵。

那时候的山区农村还没有电,也就少了现在城里有一条街的花灯风景,元宵还是要闹的,一闹就是十多天。闹元宵的

传统习俗是唱大戏和扮玩,订了亲的农村青年,初二走丈人家时早就把媳妇接来,唱大戏一般从正月初六开始,“大戏”顾名思义就是比庙会唱的场数多,时间也长,邻村之间是不同的剧种,你来我村我去你村,换着胃口串唱。什么《打龙袍》《牧羊圈》《王小赶脚》《借年》之类的,白天黑夜地唱,扯开嗓子一直唱到天昏地暗,口干舌燥。精明的商贩们会从山外弄些甘蔗、鼓鼓铛子来贩卖。过年的磕头钱还没舍得花,也就免不了

买个欢喜团子或者冰糖葫芦解解馋。台上的唱戏,台下的我们撒着欢乱窜。舞龙,跑旱船,站芯子,赶毛驴,踩高跷,扭秧歌……这些扮玩的队伍自然也不会闲着,庄稼人铆着劲释放属于自己的喜庆和快乐。

正月十五晚上是闹元宵的高潮,不管孩子们谁去谁家,都会分到些“鱼”“刺猬”“小鸡”“小燕子”等小动物,还有“灯碗子”。这些东西都是用五谷杂粮做的,有的是用手捏的,有的是用模具倒出来的,自然象征

着年年有余,“灯碗子”则象征着五谷丰登,刺猬是财神的象征,鸡代表大吉大利,燕子代表春天来了,等等。“灯碗子”是纯手工捏制的,茶碗大小,里面倒上蓖麻籽或者豆油,插上根线芯点燃,也会光芒万丈。

过年放鞭炮时会有些哑炮,留起来,再满大街捡一些,积攒到十五晚上,引上芯子再放,实在不响的,就从中间掰成两段,摆成“八”字形,两个哑炮一组,对着,点燃一组引燃另一组,哑炮放出溜

溜在地上旋转,也就旋转出了不一样的烟火。那时候火药并不难搞,也可以按“一硝二磺三木炭”配制。大人用泥巴造的烟花墩子,反复装反复放,忙活,你刚放罢我续上,生产队里场院又大,全村人都来观看放花,一直折腾到深夜,一束束一簇簇,好一片美得令人目瞪口呆的火树银花。

每年在城里赏灯的时候总会触景生情,免不了吹吹岁月的浮尘,抚摸起记忆中的元宵节来!

元好问与百脉泉缘何失之交臂

□大葱人家

每次走近百脉泉,总忘不了贴近东侧红墙去品味一下历代名人赞美百脉泉的诗篇碑刻,去的久了也就养成了习惯。再次临近红墙时,特别咂摸起元好问描写绣江河的四句诗,深深地为他能来章丘泛舟绣江河上观荷咏景而高兴。不过不知什么原因,元好问的章丘之行却与赫赫有名的百脉泉失之交臂,不能不说他是此次旅程中同时是他一生中的一大憾事。

据山西大学文学院李正民教授等所评注的《元好问集》可知:元好问(1190年—1257年),字裕之,号遗山,金代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元好问过继给叔父元格为子,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对他的成长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元好问天资聪明,七岁就能写诗,被人誉为“神童”。十一岁时嗣父在冀州任职,元好问得到了翰林侍读学士兼知登闻鼓院路择的赏识,路择“爱其俊爽,教之为文”。十四岁时元好问又师从陵川郝晋卿学,博通经史。元好问十七岁时,嗣父元格被罢了陵川令,但为了儿子的学习,他直到元好问十九岁完成其学业,才带全家离开陵川。在元好问44岁时因为金哀宗出逃,崔立叛逃,蒙兵入京,情急之下他向



元好问塑像

耶律楚材进言《寄中书耶律公书》而受到牵连,被送往聊城羁管。乙未年(1235年)元好问46岁时获得自由并得到县令赵天锡的资助,秋七月“以故入李君

里。看山水底山更佳,一堆苍烟收不起。山从阳丘西来青一弯,天公掷下半玉环。大明湖上一杯酒,昨日绣江眉睫间。”秋八、九月间综合二十多天的游历,元好问又写出了著名的游记散文《济南行记》,文中再次写道:“大明湖者,遂东入水栅。栅之水名绣江,发源于长白山下,周围三四十里。府参佐张子钧、张飞卿觞予绣江亭,漾舟荷花中十馀里,乐府皆京国之旧。剧谈豪饮,抵暮乃罢。留五日而还。”元好问一生中来过三次济南,除了上述两次外,在四五岁时跟着来山东任职的叔父经过一次,印象很浅,认为只是“大城府而已”,但来到章丘(古阳丘)也,只有这一次。元好问章丘之行对绣江河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面对美好的山河景象,隐藏于心的豪情似喷涌而出,流驻于笔端的激情倾泻出了唯美的诗文华章。

笔者之所以断定元好问与百脉泉失却一面之缘,就在于百脉泉与古章丘(阳丘)城相隔二十多里,它的水源供养是泰山余脉及章丘的南部山区而非长白山脉。要说那时的百脉泉没有名气也绝对不是真的,应该说名气之大比绣江河有过之而无不及,若有不信者从历史记载中选对一下即知。在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六月,宋代著名文学家曾巩由越

州通判调任齐州(今济南市)知州。曾巩在济南期间写下了很多咏唱济南湖光山色的诗文,篇篇佳作都显示出了对济南的深情及无限热爱。曾巩于熙宁六年(1073年)为趵突泉畔所建的泺源和历山二堂所作的《齐州二堂记》就堪称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其中云:“岱阴诸泉,皆伏地而发,西则趵突为魁,东则百脉为冠。”百脉泉始喷于何年不知道,但在元好问出生之前117年就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却是不容质疑的。不知元好问章丘之行没到百脉泉是无心还是有意?所以笔者在欣赏元好问赞美绣江河的诗篇之时不能不产生一个大大的疑问。如果说元好问对百脉泉不感兴趣,估计不会的,先他之前赞美百脉泉的篇篇名家诗作不能不说就是力证。如果说有人说元好问来到了绣江河就等于来到了百脉泉,说实话那也是不对的,百脉泉与绣江河有关联但绝对不是一码事,不能混淆视听。

总之,元好问的绣江河之行给章丘大地留下了美的诗篇,给章丘民众留下了难忘的念想,既然是他的缘分,更是章丘民众的福分。如果元好问还活在当下的话,他一定不会错过亲历百脉泉珍珠滚的绝美景象,也一定会为百脉泉留下动人心弦的诗篇。